

保安屯史話

——人民公社史——



开头的話

說保安，道保安， 东西南北山連山，
龙凤河水中間流， 两岸都是庄稼田。

跃进年，大改变， “冷风口”出高产田；
超过“綱要”越黄河， 粮食产量是渡船。

人人干劲冲破天， 披星戴月搶時間，
双手建設新保安， 定要面貌大改观。

建起食堂托儿所， 接着就办敬老院，
文盲帽子先摘掉， 紅专大学随后办。

人民公社无限好， 一步登上九重天，
乘东风，駕火箭， 不断革命永向前！

这是在大跃进的年头里，人們贊美我們保安屯幸福生活的时候，編的一首民歌。

是的，我們的生活就是这样幸福！

在这幸福的日子里，我們每个人都忘不了辛酸苦难的过去，也忘了解放后十几年来，党是怎样領導着我們在幸福之路上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……

目 次

开头的話

- 一 霹靂一声烏云散 党领导“穷棒子”把身翻…… (1)
熬不尽的苦日子 倒不完的苦水…… (1)
拨云見日 土地还家…… (3)
- 二 組織起来力量大 发展生产有办法…… (7)
韓恩互助組…… (7)
在斗争中成长…… (13)
抗美援朝 爱国丰产…… (15)
- 三 土地連片人連心 社会主义扎下根…… (18)
瓜熟蒂落 由組轉社…… (18)
战胜老天爷 比倒新富农…… (21)
堵死資本主义路…… (26)
新保安…… (30)
- 四 消灭千年私有制 幸福路上奔前程…… (34)
成立高級社 更上一层楼天…… (34)
拔掉私有根 光景日日新…… (38)
- 五 东风鼓起跃进帆 駕起金桥上天堂…… (43)
辯清大是大非 坚定前进方向…… (43)
破迷信 反保守 树起跃进紅旗…… (47)
人民公社好…… (52)

一 霹雷一声烏云散

党领导“穷棒子”把身翻

熬不尽的苦日子 倒不完的苦水

若是你坐拉浜綫火車到新站下車，再朝东北走六里，就来到了我們保安屯。它在蛟河县东北部的半山区，距离县城四十七华里。四周都是接連不断的山丘，中間是一片平地，屯子就在这块平地上，龙凤河繞过屯东流向西南。二十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草甸子。一九三四年前后，大財主侯国卿看中了这块地方，用錢买通日伪警察，得到了建屯許可；又从外地招来十多戶給他扛大活的穷人，建立了保安屯。

在日伪政权統治下，我們可真苦坏了！大甸子屯有个叫李升的大地主，管我們屯叫“穷棒子屯”，一来二去，这个名就传开了，周围誰都知道有个“穷棒子屯”。若問我們屯究竟穷到啥样，就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

那时候，我們也和旧中国千百万的农民一样，过着极悲慘的生活。全屯二十二戶人家，九十三口人，除了三戶富农和四戶中农以外，剩下的全是房无一間地无一壠的貧雇农。当时我們的生活是“房子漏着天，炕上漏着砖，烟筒不冒烟，十冬腊月沒有褲子穿”。就拿吃的說吧，糠菜都吃不飽，逢年过节不用說吃猪肉，就連根猪毛都摸不着，菜湯能照出人影来。穿的就更不象样了，頂好能穿上补綻罗补綻的更生布衣裳；不少人都是披麻袋过冬，一家四五口人有一床破被头就不錯了，多数人家連床

破被头也沒有。韓恩的老婆冬天穿不上棉衣，就只好整天坐在炕上守着个破火盆。扛三十多年大活的楊成学，走道还得用手捏着褲子，因为褲子破的露大腿。

我們过着这种无衣无食的穷日子，不是手懶不干活，成天起早貪黑地干，可是打的粮食都被地主富农和鬼子汉奸們搶去了。保安屯的土地，差不多都在三戶姓侯的富农手中，全屯二十四垧地，他們占了百分之百的水田和百分之七十二点六的旱田。穷人为了掙口飯，不是給侯家扛大活，就得租侯家的地种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起五更，爬半夜，累个賊死，結果掙的工錢还不够养家糊口。迟殿文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給侯家扛了五年大活，挨累、受苦、遭罪就别提了，可是連床破被都沒掙来，連領炕席都沒买起。租地种的人家也不容易，地东怕你交不起租子，得先找个有錢的保人，种地沒牲口，也得花很多錢向老侯家去租。到秋打点粮食，去了地租，就剩不下啥了。除去交租，逢年过节和婚丧嫁娶还得給侯家送“四样礼”。我們住的房子虽然是自己亲手蓋的，因为是蓋在侯家地皮上，就硬被侯家霸占了。那时，侯国卿还在日本鬼子手下当牌长，他仗势欺人，在屯里作威作福，任意敲榨和勒索老百姓，把所有的花銷都加在穷人头上。那时保安屯的穷人是在侯家的手心里过日子，真是“脚踩人家地，头頂人家天”。稍一不随人家心，不是被退佃，就是被抓去出劳工。

更苦的是我們还要受日本鬼子汉奸的压迫和勒索。最坑人的是交“出荷粮”和出劳工。那时，打了粮食除去交租，还得交“出荷粮”。有一年，刘作荣交完租，家里只剩下三、四斗粮，全家就靠这点粮度命。可是鬼子又来逼着要“出荷”，刘作荣說声沒有，就被狗腿子劈头蓋脑地打了一頓，把人打的半死不活，还把粮食搶走了。抓去当劳工的更沒好，吃不飽，穿不

暖，整天干活，有病受伤不給治，起不来炕时，就拖到狗圈里喂洋狗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……出劳工就是侥幸跑回来，也逃不过警察汉奸的勒索。有一年，韓恩被抓去当劳工，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；刚到新站就被警察截住了，一盤問，沒有証明書，就抓起来又打又罵，最后好歹算放了，可是从那以后，这个警察就常讓韓恩給他买大米，可是光拿口袋不給錢。

虽然我們过着牛馬都不如的苦日子，誰心里都不服，都咒罵那个世道，可是在无天无日的旧社会里，鬼子汉奸比虎狼还凶，动不动就以“国事犯”、“思想犯”的名义抓人、杀人，这样大家在明面上不敢說，可心里却“憋”个劲，只能在背地里唠扯，盼望能換換世道。可是在那些年月，我們的盼望总是年年落空，依然过着那熬不尽的苦日子，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倒不完的苦水。

拨云見日 土地还家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中国共产党領導全国人民在苏联紅軍的援助下，打败了日本鬼子。不多日子，蛟河就解放了。共产党領導我們建立起民主政府，廢除了伪滿时坑害老百姓的法令，并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到屯下工作。

轉过年来，有个徐連长来到保安屯，当时大家都管他叫徐干部。他來后，伪牌长侯国卿杀鷄打酒地侍候他，可是他連理都沒理，专找穷人。他看迟殿文家穷的連炕席都沒有，就住下了。問老迟这屯誰最穷，老迟說出了韓恩、楊成学、叶金。徐干部說晚間找这帮穷哥們唠唠。可是当时我們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，怕是来抓兵的。四个人一核計，就跑到南山去了。可是老徐并沒灰心，还是天天上老迟家去，打通迟殿文的媽媽

的思想，說他是共产党派来的，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，专領穷人鬧翻身，斗地主分田地。不管怎么講，老迟太太还是半信半疑。后来老徐就亲自到南山去找，找了三天才把他們找到，老徐就給他們講，穷人过去受苦受罪是因为受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剝削，穷人的血汗养肥了地主富农，可是自己却一天天地瘦下去了，有的最后还搭上了命。又說他来不是抓兵拉夫，是来領導“穷棒子”翻身。告訴他們这回“穷棒子”該当家做主啦，只要穷哥們抱成团，跟着共产党走，地主和富农就再也不敢欺侮咱們了。这些話打动了他們的心，覺得句句是理，都很信服，从此大家和老徐开始亲近起来。以后老徐又常找他們和別的貧雇农唠扯，要大家起来斗争，把印把子夺到手里。我們想起过去受地主、富农、狗腿子的压迫，吃苦、遭罪、挨打、受罵，現在共产党要領導我們翻身，哪能不干呢。打那以后，韓恩、迟殿文等人就积极起来了。

新站区政府成立后不几天，党就幫助我們成立了农会，全屯的貧雇农都参加了农会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，县委指示各区工作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。区上曲政委也来到我們这里，发动大家清算斗争地富。

听說分土地大家从心眼里往外乐。可是一听說讓自己出头分，又覺得事情不好办。老徐就問迟殿文：“領你們分地，敢不敢干？”迟殿文嘴說敢干，心里可有些怕。韓恩也犹豫。以后經過耐心地教育和帮助，才把大家发动起来。冬天，我們清算了地主李升。头一次清算会沒开好。会后，曲政委就找我們开会，他說：“有民主政府、东北民主联軍給你們撐腰，还怕什么呢？不把李升斗垮能翻身嗎？不斗倒他，他要是翻把，就得要咱們的脑袋！”以后曲政委和工作队的干部又給我們出主意想办法，最后領導我們斗垮了李升。

多少年来受苦受难的“穷棒子”分到了土地。由于我們的觉悟还不够高，所以身翻的还不彻底，土地分的还不合理，平均起来，富农每人有六亩二分地，中农每人六亩七分地，貧农每人四亩三分地，雇农每人三亩九分地。富农留的地都是好地，貧雇农的土地大都是下等地，这样每垧地就要少打三石粮。富农的牲口也沒动，看起来在我們屯子里，富农在經濟上还占优势，貧雇农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可是在經濟上还没有彻底翻身。……

一九四七年六月，韓恩、迟殿文、楊成学、叶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八月，成立了党小组，这样我們屯就有了党的組織，有了领导斗争的核心。

十月十日，党中央发布了土地法大纲，規定要彻底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，充分滿足貧雇农的土地要求。根据这个大纲，县委召开了会议，提出要发动全体貧雇农，“消灭地主，反对富农，彻底平分土地”。結合討論土地法大纲，查封建，查翻身，检举揭发漏斗和沒斗透的地主富农。为了培养斗争的骨干，彻底搞好土地改革，区政府在我們屯成立了干部訓練班，在干部中进行訴苦，划阶级，訂成分，整頓了干部队伍。

这年冬天，在区委的领导下，我們屯进行了第二次土改。土地全部打乱重分，每人都分到四亩六分地和一些其他财产。这一次才彻底的打垮了地富的威风，使我們这些“穷棒子”直起腰板来。

在斗争中，我們坚决贯彻和执行了“依靠貧农，巩固地联合中农，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及半封建的剝削制度”的方针。所有的貧雇农都行动起来了，貧农邵凤鳴春天分地时不敢要，現在也积极地参加了斗争。对中农也采取了团结，不侵犯他們的經濟利益。中农张玉海思想落后，好捣蛋又

不好好干活。夏天国民党飞机来的时候，別人都恨的咬牙切齒，他却偷偷地乐；大家斗地主，他就造謠說：“老爷岭的中央軍快来啦！”所以我們光斗了斗他的思想。就是对待地主富农，也是有区别的。对地主除了身上穿的和蓋的以外，土地、牲畜、农具、房屋及其他财产一律沒收；一般的富农，只征收他多于一般中农的土地、牲畜、农具、房屋等财产。

这次斗争正遇上秋收，为了使斗争和秋收两不误，多半是白天打場，晚間开会斗争。韓恩领导三个强劳动力和妇女小孩重点抓秋收；迟殿文、楊成学、叶金领导其他人重点斗地富。所以，一九四七年我們不但反封建取得了胜利，而且秋收也搞的非常及时。

这时，国民党反动派还占据着南滿很多地方。我們屯西边四十多里的老爷岭，就有国民党軍隊。大家都明白，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，就不能彻底翻身。为了保田保家，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，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，我們尽全力支援东北人民解放战争。每次扩軍，出战勤都是一馬当先，走在前头。一九四七年扩軍时，一次就有七名年輕力壮的小伙子参加解放軍，好几个人在前方立了功。出战勤也非常积极，打四平的时候，需要出担架，大家都爭着搶着要去，后来沒法就只好抽签，可是楊成学和刘作荣連签都不抽，非要去不可，领导就批准了他俩。去的人表现的都非常好，楊成学被选为“特等担架模范”。在拥軍优属工作上，我們对軍属和出战勤的家属，照顧得很周到，他們的土地由大家包耕。全屯妇女还做出六十六双拥軍鞋，这件事对周围各屯影响很大，区里还奖給我們“軍鞋模范”紅旗一面。

通过土地改革，我們彻底斗垮了地主，消灭了封建剝削，結束了几千年来熬不尽的苦日子，穷人翻了身。

二 組織起来力量大 发展生产有办法

韓恩互助組

土改翻身后，全屯人人欢天喜地，庆賀土地还家，从今以后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了。可是也出现了新的困难，由于过去多年来受旧社会的統治和地富的剝削，我們都很穷，現在虽然有了土地，可是要是一家一戶分开种地，确实感到力量不足；同时为了保卫翻身后的胜利果实，支援解放战争，也必须发展生产；于是大家就积极响应毛主席“組織起来，发展生产”的号召，在区委的领导和帮助下，着手建立互助組。

互助組也不是輕易就建立起来的。开头少数人还有顧慮，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。那时候解放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，战争还在繼續进行，离我們屯四十里的地方就有国民党军队。有的人就怕“变天”，劳动不够起劲，有安于貧困的思想，貧农紀中來說：“地还不一定是誰的呢，誰有心思参加互助組。”

部分劳动力强有牲口的人怕入組吃亏，张玉海說：“我有两条大牛，自己种地沒困难，入互助組还得給別人背‘缺’。”韓恩和迟殿文等村干部見到他們有这些顧慮，就挨門挨戶地劝說，向大家講明生产政策和組織起来劳动致富的道理，着重的批判了“安于貧困”的思想，又強調了自愿互利的組織原則說：“过去咱們穷是光荣的，現在翻身分了土地，若不好好生产，再受穷就可耻了。加入互助組以后，誰要嫌不好，还可以自由地退

出来，这完全是自愿”。这样給大家講的明明白白，大家的脑筋就开了“窍”，劲头也就起来了。

在这时候，地主富农也破坏成立互助組。他們到处造謠生事，說什麼“国民党軍隊来援軍了。几天就打过来，到那时，穷人分的地都得还給人家，少一壠也不行；分的粮食少一粒也不行！”老侯家也成天叫喚：“讓他們互助吧，快到那一天了（指国民党要来，他們要反把）。”韓恩、迟殿文听到这些，就鼓励大家不要怕，叫大家團結起来，提出“穷汉靠穷汉，天塌也不烂，”“大家一条心，断了骨头連着筋”的口号，說穷人要彻底翻身，就得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听党的話，組織起来搞好生产，支援前綫，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干淨。由于及时的揭穿了地富坏蛋的謠言，提高了大家的觉悟，我們團結的更紧了，过去不愿入組的現在也要試試看。全屯二十一戶人家，除了三戶沒参加以外，全都参加了互助組。在一九四七年春天，我們“韓恩互助組”就成立起来了。

組織起来就容易克服困难，牲畜、人力可以集中使用。組內按牛犋分配人力，在人力畜力不足，农具缺乏和战勤任务紧急的情况下，由于組織了互助組，我們把生产搞的很好。全組三十多垧地，平均每垧上粪十八車到二十車，比一九四六年多一倍，还早上完了半个多月。普遍做到了三鏟三耩。还开了五垧荒地。一九四七年共打粮二百四十石，平均每垧地打粮六石五斗。张繼臣种的苞米产量最高，每垧地打十石粮，比伪滿时最高产量还高一倍。一九四六年我們貧雇农缺三十一石粮，一九四七年不但不缺吃粮，还有三十四石余粮。单干戶就不行了，郜凤鳴三垧地一共才打七石粮，紀中来三垧地还不如互助組一垧地打粮多。由于互助組的丰收事实和我們对单干戶的團結帮助，秋后，屯里的单干戶都积极要求加入互助組。割地

时，邵凤鸣自动拿着镰刀到互助组来了，他当大家说：“还是人多力量大，大家给我不少帮助，我一定要参加互助组。”随后，张玉海和纪中来也参加了互助组。

到一九四八年，我们接受了一九四七年生产中的经验教训，采取了“死组活编，按活拨工”的办法。全屯成立一个大联组，下设三个小组。韩恩当大组长，迟殿文、崔海、刘作荣当小组长。组长固定，组员不固定，根据活的需要调拨人，若是三个组长不够，就临时指定，这样就避免了窝工。一九四七年没评工，不管干多少活，整劳动力都给整工，半劳动力是半个工，妇女只能顶小工。这不能鼓励大家积极生产，到一九四八年就改成了“民主评分”的办法，按地片定工，定好工后不管完成的早晚，都按定好的工数计算，这个办法既防止藏尖偷懒，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劳动热情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过去一垧地从种到秋需要三十八个工。现在只用二十九个工。这年除去六个参军的整劳动力以外，又抽出七个半劳动力搞副业，还开出十一垧三亩荒。全组共种四十九垧六亩地（水田三垧六亩），比一九四七年多上一倍粪，多耪一遍到两遍，打四百一十石粮（菜也折合成粮），除去全屯吃粮和公粮外，还剩一百八十四石，比一九四七年多剩一百三十七石粮食。

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深耕细作，多打粮食，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，我们组就使用了新农具。

这年春耕的时候，吉林省人民政府奖给我们的全套马拉农具，运到了保安屯。究竟怎么个使法，当时谁也说不出来，因为过去都没见过。一开始大家觉得是个新鲜事，都围着看舍不得离开。可是也有人就看不惯，邵凤鸣就是这样，他看这些新农具左一个螺丝，右一个铁管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这怎么能好使，浑身是铁，拿都拿不动，还是趁早使我那弯把犁吧！”在使用新

农具的时候，也同样碰到了阻碍。刚一使用，大家也沒經驗，使用十行播种机种寬壟，本應該用插板堵上輸种管，可是我們不懂，用棉花塞上了輸种管，牲口一走，棉花就掉了，种籽也就落在外面了，碰巧又叫邵凤鳴看見了，他說：“哼！还不跟‘点葫蘆’好使呢！”梁乃堂也是不愿意使用新农具，他說用耢耙种谷，杯槎产量多。

对这些有思想抵触，不愿意使用新农具的人，我們不仅向他們宣传，还通过試驗教育他們。蛟河县人民政府农林科和我們訂立了使用新农具的合同，負責农具修理和技术传授。我們組的共产党员也带头使用。这年春旱土干，耨完的土块耙不开，正好由省里运来一台鎮压器，別人都不使，迟殿文就用車拉到地里，先牵着馬在地里压了一个来回，看見土块压的粉碎，他又就势坐在鉄座上，这样更輕巧了。就这样，用事实解除了大家的疑惑，連最不相信新农具的楊乃堂这回也說話了：“真是匠人不做废物！千万别拉回去，我也使使。”可是梁乃堂硬說“杯槎”谷子多打粮。耨完三遍地后，翻种和杯种的谷子見高低了。叶金三亩翻种的谷子长的油黑，人进地都看不見影，穗子跟猫尾巴一样，沉甸甸地搭拉着。梁乃堂一比，估計自己的谷子只少一垧地要少打三四石粮，他回家一生气，就用斧子劈了杯耙，还很后悔地說：“唉，春起怎么沒听互助組的話，不該不使用新农具呵！”这样，新农具就在我們組里扎下根，成了人人喜爱的东西了，大家都說：“人巧不如家什妙！”

使用新农具是从来沒有的事，这不光提高了生产，还省工省時間，一九五〇年从春耕到夏鋤，就省七十二个劳动力，同时也縮短了农忙時間，一九四九年春耕就縮短了三天，夏鋤縮短十天，这样人力畜力都不紧张，为了便于使用新农具，有七家的土地已打开了地界，大家团結的更紧了。这些不仅巩固了互助組，

还为分工分业生产創造了条件。

我們組除了抓农业生产之外，还抓副业生产。一九四七年刚种完地，軍鞋任务下来了。虽然当时經濟困难，但这是一項政治任务，大家都表示說啥也得按时完成任务。还是人多办法多，我們先集資做了几双，然后卖出买布再做，这样越做越多。除完成任务之外，还剩八十八双，收入二十六万四千元。通过这件事，不仅增强了我們克服困难的信心，同时也鼓动了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情緒。

我們从做軍鞋当中得到了启示，想起用搞副业的办法来增加收入。組里派迟殿文、张繼臣到龙凤区保和屯批下打一万斤菸繩草的合同。以后又打五千斤菸繩艸和五千細洋艸。一九四七年秋收以后，我們又給国家貿易局編了六百領穴子。除編穴子外，又組織起来上山打柞子，从下雪到化雪，每天都有八张爬犁上山。一九四七年光副业收入就有四千万元，折粮一百三十石。我們还集股开个粉房，除了生产粉条以外，粉浆粉渣用来餵猪，不到一年就分两次紅。此外还卖出肥猪四十口，小猪八十口。又利用农闲時間搞木业，割草，編席，还通过“插車挂馬”的方法去拉脚。一九四八年副业收入就达九千二百万元，折粮四百多石，用这些收入买进二十头牲口，四輛車，同时还解决了全屯的棉衣。

搞副业不但增加了收入战胜了困难，有力地支援了农业，同时也把我們屯的各种劳动力都組織到生产中去了，發揮了他們的作用，发现了这一好处后，我們就結合农业搞副业，根据每年的农业需要和副业需要，按季做出副业生产計劃，同时也把全組副业和組員家庭副业結合起来。

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，党支部非常注意貫徹党中央提出的扶持貧农的政策。

在副业的集股經營上，临时性的需要本錢，就先讓大家報，要是需要的錢多，就讓有錢的借給窮的，把股拉平；需要的錢少，就先看最窮的能出多少，象王聚清最窮，一次集股頂多能入十三萬元，別人入股最多也不能超過十三萬元。長期性的副業經營，為了照顧窮困戶，採取實物入股的辦法。象開粉房，一斗小豆、一口缸都可以算做一個股。

在農業勞動上，大家總想多開點荒，特別是有車馬的，自己干不過來，不是雇人就得在組內換工，這就形成了組內少數地多牲口多的戶把勞動力給占上了，不能平等換工。為了制止這種現象，一九四九年就規定了開荒要以自己的勞動力，同時必須依靠自己能換的工數，實行有計劃地開荒，地少地壞的多開，開好地；地多地好的少開。象楊成學、張繼臣、邵鳳鳴在土改時分的地次一些，互助組就特意給他們各開一垧好地。

經過幾年的發展，旱田、水田、車馬和副業種類都有增加。一九四九年又有了新农具。事越來越多，活越分越細，大組長很難全面的掌握，為了適應新的形勢，一九五〇年在互助組以下又成立了新农具、旧农具、水田三個組，各選出正副組長分別領導。一九五一年又分出一個副業組，以後又從副業組里分設出一個畜牧組。

隨着互助組生產的發展，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，我們的生活也大大提高了。一九四七年每人只能買三尺布，一九五〇年每人就能買六十六尺，有的人還添置了衛生衣和毛衣。每月每人能吃到大米十二斤八兩，豬肉二斤六兩，雞蛋五個。如果按老戶計算，原來的二十二戶中，就有十六戶達到富裕中農生活水平，其他的也都過着中農生活。

由於經濟生活的上升，學習文化的勁頭也高了。一九四七年我們屯的兒童沒有上學的，到一九五〇年，全屯二十三名學

齡兒童都入了學。成年人過去都是文盲，一九五〇年“韓恩農民學校”成立後，都入學參加了學習。夏季利用午休，冬天就改成夜校。經過學習後，識千字以上的有三人，七百字以上的十人，二百字以上的二十二人，百余字的十多人。韓恩和崔海過去都是文盲，現在都識一千多字了，韓恩還能看“工农報”和區委的通知及黨的一般文件，開會也能做簡單的筆記，由於成績好，他倆被選為省的特等學習模範。

由於我們組正確的執行了毛主席的“組織起來發展生產”的指示，並取得了一定成績，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，兩年被連選為吉林省的特等模範互助組。並在一九五〇年的全國工农兵勞動模範代表會上，榮獲毛主席親筆寫的“生產戰綫上的模範”的集體獎狀。

當然，我們走上這條幸福的社會主義大道也不是很容易的，中間有過猶豫、動搖和激烈的鬥爭！

在鬥爭中成長

在互助組里，大家在一塊互相幫助，幹了幾年，生活改變了。過去的“窮棒子”如今都不窮了，都置下了家產，糧食吃不完，牲口用不了，地也很多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的人就走上了自發的資本主義道路，富農思想使他們產生了剝削行為。

一九四九年，是最厲害的一年。

這年，韓恩已有了半台膠輪車，兩匹馬，一头牛，四垧多地。春起種地時，他盤算用不了這麼多牲口，于是就租出一匹馬，打算在秋後換回二石五斗糧；又愁牛馬不合槽，把牛也牽到外屯和一個姓王的搭伙拉腳。秋收時，又覺得自己常到縣里

开会，误工太多，秋后赶车还需要人，就雇个“劳金”，先帮着割庄稼后赶车。张繼臣放出一石苞米，秋后收回一石大米。引繼生讓別人給他批黃豆，明明十五元一石，可是他批五元。走勤把錢送到他亲戚家放高利貸，拿五分利。

韓恩雇的“劳金”最先提醒了韓恩。秋天割稻子时，韓恩和“劳金”犯了口舌，韓恩叫他割这池子，“劳金”偏割那池子，还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还是得东家說了算，是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”韓恩听了这話覺得挺刺耳，他想自己从小就給人家干活，受东家剝削。共产党来了以后翻了身，成了共产党员，怎么倒忘本当起“东家”来了呢？自己越寻思越不是滋味，“劳金”支了一个月工錢，才干三天活就給他辞了，工錢也沒往回要。不久，省委来人到我们屯检查工作，发现了韓恩的馬出租牛犊伙剝削別人，給他提了意見，叫他检查“剝削思想”，他更慌了。一想共产党员是不准剝削別人的，馬上把牛和馬都牵回来，租也沒要錢也沒收，回家后，越想越不对，好几宿沒睡好觉，还懊悔地哭了一場。后来又到处委和县委去檢討，經過区、县委的帮助和教育，認識了錯誤，心里也亮堂起来。回来后，就用自己的事教育別人，使大家認識到出租牲口、放錢、雇“劳金”这些都是剝削行为，是过去富农干的事情，这样做不能使大家共同富裕，有的人就要变富，有的人就要变穷。同时这也跟互助合作是水火不相容的。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外屯李青因为受灾需要錢，当时保安中富裕是人所共知的。他就找到这儿来，要求“批青”，“批青”就是指青苗卖粮食，春天把錢拿过来，秋后支粮；这样，春天“批青”的价錢，常常是比秋后的实际粮价低一、二倍。人家看他挺困难，公共又有現款，誰也沒考虑这算一种什么关系就批了他三石大豆。秋收时，韓恩到县里参加一次学习会，